

宁夏灵犀

# 枣树下的小院与念想

□ 六月

“你们都别闹了，赶紧干点儿正事吧”。可如今又要到秋天了，枣儿又该红了，只是枣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甜了，没了当年打枣的情趣，这样欢快的场面也少了许多。

枣树依旧立在那里，依旧守护着小院子。它见过春日里我们在枝下播撒花种的细碎身影，听过夏日晚风里一家人乘凉时的闲话家常，接住过秋日里打落的颗颗甜枣，也经受住了冬日里裹着雪的凛冽寒风。一年又一年，它的枝干愈发粗壮，树皮上的纹路里，全是这小院子的岁月痕迹。如今回到这里，心头翻涌的是留恋、曾经的温暖仿佛淡了些许。真的很想爸爸，总是睹物思人。

现在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照顾妈妈——至少妈妈还在。她或许无法言语，可我们知道，她的心里装着儿女。她一定希望我们兄妹几个好好的，一起呵护这个家，开心地生活。妈妈清醒时曾说过，她活着是为了替我们守护这份幸福。她做到了，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。就像这棵枣树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始终扎根在小院子里，默默陪着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。此时的月儿好明亮，高高地挂在这棵枣树上，为小院子增添了几分静谧。叶片在月光下映出淡淡的影子，恍惚间竟觉得，它是在轻轻诉说过往的时光。是啊，秋天快到了，小院里的枣子又该红了……

好想爸爸，好想过去家里那份快乐的烟火气。我都不知道我们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，依旧各自奔波在自己的生活里，似乎忘了些什么。年轻时的我们总是匆匆回来，又匆匆离开。那时候“常回家看看”不过是我们随口哼的小曲儿，从未真正懂它的意义。如今再听这首歌儿，才真切感受到其中蕴藏着深深的爱、浓浓的温暖，还有道不尽的留恋。时光再也回不去了，能留下的只有当下。而这棵枣树，一直默默守候着，静静见证着这里的一切。小院子啊，你到底承载了多少回忆、多少情意呢？而枣树啊，你又见证了这小院子多少个春秋夏冬的流转，藏了多少我们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呀？

宁夏田园

## “牛”诗人李成山的致富路

□ 陈国顺

烈日烤得牛棚发烫时，李成山已踩着蹦蹦车（方言，农用三轮车），把三车牛粪送到河岸的承包地。吸溜一口滚烫浓醇的罐罐茶后，他给16头牛、8只羊添足草料，再把房前屋后彻底打扫一遍，领着孙女在杏树下摘杏子吃。如今的他，不单是村里的致富能手，还是经常去参加读书会的“牛”诗人——这在当年，是连梦都不敢做的光景。

### 苦水里泡大的诗

李成山总说，他的诗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。那年中考，他以4分之差与中专失之交臂。50元补课费像座跨不过的山，他攥着皱巴巴的成绩单，把碎牙咽进肚里，眼着同乡钻进了工地。从高架上摔下来的那个深夜，月光惨白如纸，他躺在工棚的角落里，第一次把眼泪揉碎写成分行的字，寄给了《宁夏日报》。文章发表了，那天，这个硬汉子抱着报纸哭了一宿，眼角的皱纹里，全是没说出口的委屈。年纪大了，腿上的旧伤总在阴雨天作痛，他回到了高同村。可荒坡上

的薄地长不出多少指望，作为家里的老大，他得扛着一家老小往前走：年幼的弟妹要吃饭，卧床的父亲要抓药，4个孩子的书包一个比一个沉。学费、药费、生活费像三块巨石，压得他的腰早早驼成了弓。最难时，家里连电费都交不起，灯泡暗下去的瞬间，他觉得日子也跟着黑了。

站在风沙漫天的梁头，迎着呼呼的寒风，望着冬日残阳，李成山忍不住又拿起笔来。一首《守望冬天》发表在《宁夏日报》上。他要像诗里写的那样“咬住冬阳”“刨几粒美味”，便又出去打工。十多年里，砖瓦浆糊糊不住饥肠，装卸的重活压得他直不起腰，那支写过诗的笔，被他忍痛压在了箱底最深处。那一段日子，他经常在借钱还钱的煎熬中度日，而右眼发炎的小病，最终造成“视障”的终身遗憾。

### 政策吹来翻身风

2016年的春风，吹进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。李成山家被列为贫困户，精准扶贫的贷款和补贴像场及时雨，让他敢想“养牛养羊”的事了。

他把牛圈扩了又扩，羊栏加了又加，最多时圈里拴着30多头牛、50多只羊，还有20只鸡、10多只鹅和鸭。天不亮就起来铡草，半夜还要去看待产的母羊，腿不好就拄着拐杖挪，腰累垮了就贴膏药硬扛。养牛补贴、青贮补贴、盖房补贴，就连下一只牛犊、羊羔都有补贴……随着乡村振兴各项补贴“一卡通”的到位，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，一年一个样。水泥路修到门前，自来水拉到灶后，青砖蓝瓦的房子盖起来那天，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满圈膘肥体壮的牲口，突然想写点什么——不是苦，是甜。春风翻过豁口的土墙，将牛铃串成晃荡的晨光。“一卡通”滴落青贮仓，数字在新瓷砖上流淌。钢笔尖芬芳着牛粪的香，秸秆在指缝间甜得发亮。水泥路卷着瓦蓝的房，手机里，春天叮咚作响。

搁置30年的笔重新握起时，他手上还沾着牛粪。他坐在牛圈旁的蹦蹦车上写，在羊栏边的草垛上写，田间地头、村前屋后，手机屏幕成了随身的稿纸。《宁夏日报》《中国诗人》等——那些印着他名字的报刊，和圈里不断添丁的牛羊一起，让日子像芝麻开花般往上蹿。

### 诗与日子一起拔节向上

如今的李成山，儿女相继走出大山，考上大学、找到理想的工作；他自

己也从当年经常借钱过日子的人，成了村里有声望的人——不但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宁夏作协会员，更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“文化带头人”。更让他骄傲的是，弟弟李成东、儿子李剑冰、侄儿李建华，都跟着他拿起了笔，家里的书桌和牛圈一样热闹，纸媒和自媒体上，常能看到李家人的名字。

6月20日那天，“西海固农民作家李成山文学工作室”的牌子在高同村竖了起来，村民们挤着他合影，说：“成山，你可给咱村长脸了！”他憨厚地笑着，眼角的皱纹里荡漾着七彩霞光。

在儿女的劝说下，花甲之年的李成山更懂得享受生活。今年，他计划把牛的数量保持在5头上下，羊在三四只左右，鸡鸭则专门用来改善生活。闲暇时，他领领孙子、写写诗，过起了诗意“牛”生。“牛圈里出来的诗歌，骨子里就透着股牛劲！”李成山说着，敞亮的笑声飘荡在燕麦沟的山湾里。

夕阳把牛圈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李成山给牛添完料，瞅见羊圈里那只大肚母羊。他掏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跳跃——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说不定就得多只羊羔了。

“羊圈添新丁的声响，比任何歌声都动听……”一行诗刚敲完，远处传来牛铃叮当声，混着玉米拔节的脆响，在西海固的暮色里，酿成动人篇章。

宁夏百姓

宁夏百姓

## 花园

□ 杨锐

家门口的菜地带着泥土的气息，豇豆藤顺着竹架爬得老高，茄子紫嘟嘟地垂在叶间，一派实用主义的热闹。而在菜地东角，母亲用碎砖围出半丈见方的角落，种着些“不能当菜吃”的花草，那是她的秘密花园，也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角色。

每天清晨，当晨露还没散时，母亲便起身，穿着方便劳作的球鞋，最先踩碎菜园的寂静。她给菜浇足水，再端着水壶挪到花园边。仙人掌在最靠墙脚的地方扎营，肥厚的掌片上顶着嫩黄的花，母亲从不嫌它扎手，施肥时总特意多匀些腐熟的豆饼，“这花皮实，像咱庄稼人，给点土就活”。她的指甲缝里总嵌着泥土，抚摸仙人掌时却格外轻，仿佛怕碰疼那些藏在尖刺下的温柔。

月季是花园的主角，粉的、红的、黄的挤在竹篱边。母亲每天都要蹲下来细看，发现蚜虫就用草木灰水轻轻刷，断了的花枝她舍不得扔，插在玻璃瓶里摆在窗台。“花和人一样，得用心对待。”她边说边把歪斜的枝条绑在竹篱上，阳光穿过她鬓角的白发，在花瓣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金银花爬满了花园的篱笆，初夏开得最盛，白的、黄的花串垂下来，空气里都是甜香。母亲会摘些干净的花朵，分装进小袋子送给邻居，“这花泡水败火，夏天常备着没坏处。”她遛花时的笑容，比金银花还要清甜。有回邻居家孩子摘花玩，她也不恼，只是蹲下来教孩子辨认花枝，她是从心里真正爱花的人。

太阳花最省心，撒一把籽就能蔓延半园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花盘总追着太阳转。母亲说这花“性子敞亮，像我们农人的做派。”朱顶红则要娇贵些，冬天得挖出来用沙土埋着，开春再种下。她总记得哪颗球根该浇水了，哪颗该晒晒太阳。

深秋时菊花登场，黄的、白的在寒风里挺得笔直，母亲会剪几枝插在堂屋的陶罐里。墙脚的发财树是父亲在镇上的花卉市场买的，叶子蔫了好几回，母亲用淘米水浇，用湿布擦叶，硬是把它养得枝繁叶茂。“日子就像这棵树，得慢慢熬，总有旺起来的时候。”她擦叶子时总这样念叨。

这小小的花园，藏着母亲的光阴。她从不不说热爱生活这样的话，却把日子过成了花的模样。仙人掌的坚韧，月季的温柔，金银花的善良，太阳花的乐观。她用粗糙的手掌，把寻常岁月里的贫瘠、忙碌，都酿成了花的芬芳。

如今我离家多年，每次回去，总先奔向那方花园。母亲仍在花丛中忙碌，背影比从前瘦小，可阳光落在她身上，落在那些盛开的花上，依然温暖得让人心颤。我忽然明白，母亲种下的不只是花，更是对生活的热忱。这种热忱，像花园里的花香，早已悄悄浸润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无论走多远，都记得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，种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宁夏且听风吟

## 江城子·听蝉

□ 常惠琴

夏蝉吟咏消暑忙，调轻扬，韵轻扬。未几时光，声大震庭堂。雀鸟惊飞人欲醉。窗难掩，梦偏长。

## 雨后的晴朗

□ 申一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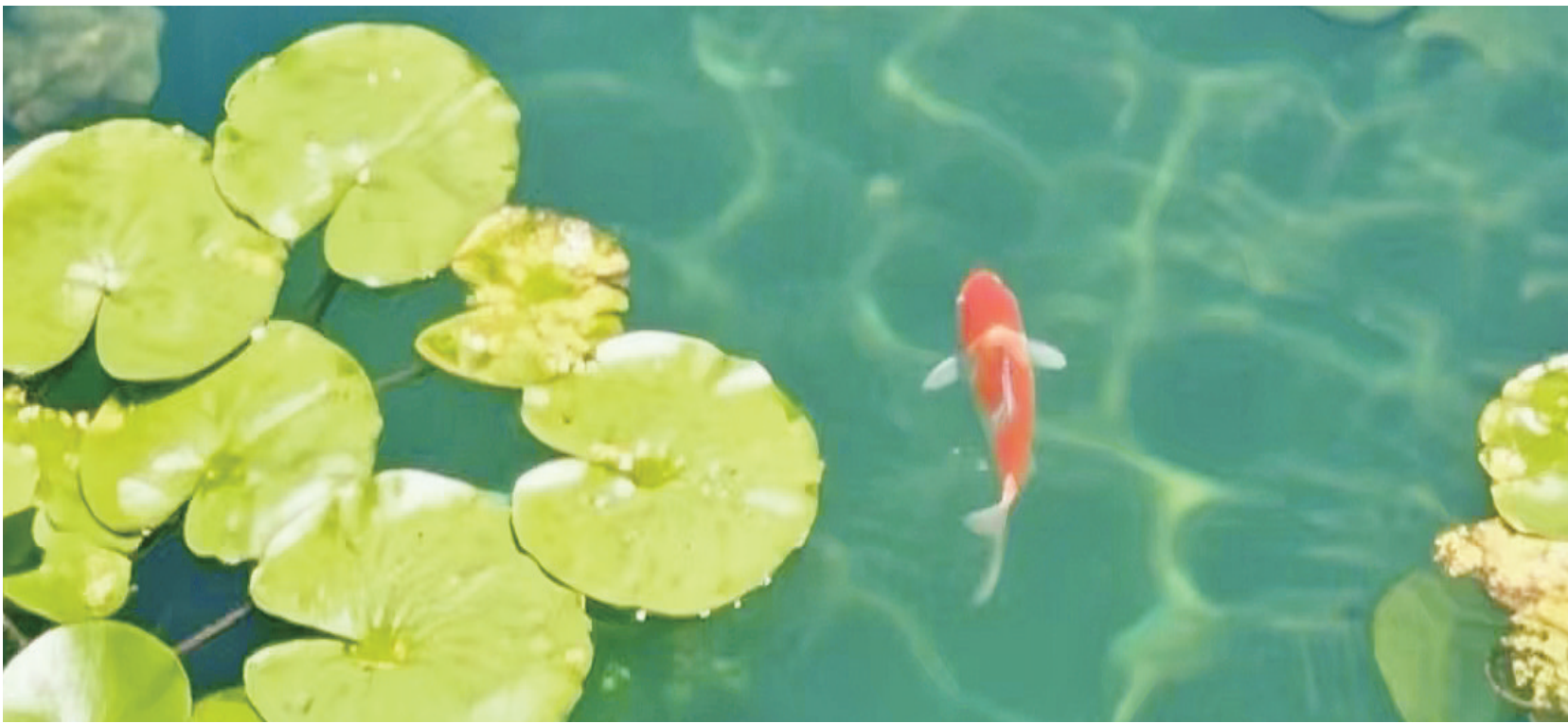
烈日烤柏油，柳影垂倦  
燥热裹着忙碌，汗湿衣衫  
骤雨忽落，送清凉如许  
打工人的惬意，劳动者的清泉  
园丁眉梢轻快  
只以清爽温柔润万物

蓝天初霁现  
草尖新绿，花含露浅笑：“美好正酣”  
脚步轻加快，虹销雾散处  
笑对琐事向梦赴

六盘山

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：nxrblps@126.com



畅游

吴思

## 八宝茶话

# 女性书写或关于女性的书写——从《孤岛的根系》说开去

□ 李霞

常被隐匿的细节通过女性视角被还原出来，文本便完成了基于女性身体经验的真实传达。在互相理解、认同与共情的过程中，女性便逐步实现了群体内部的救赎与成长。

与《孤岛的根系》同期刊发的散文里，《为母则刚》的作者亦为女性。文章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：刘玲妈在丈夫死后独自承担养育责任，振东妈因无节制地生育而累死，燕子妈为救治女儿倾尽所有，小顺妈因丧女之痛精神崩溃。在面对各自迥异的生存困境时，她们表现出了一种趋同的行为品质，即凭借母性的坚韧对抗命运的残酷。可事实上，女性并非生而具有某种既定的特质，而是在社会结构、文化规范以及个人经历的交互作用下不断被塑造与重新定义。

《为母则刚》中女性通过劳动与母爱，实现了从被动受困到主动赋权的转变。比如，刘玲妈于丈夫去世后“在垃圾堆里捡毛线头、破布、旧鞋袜”，振东妈以身体为代价，维系家庭运转……她

们的劳动不仅是生存手段，更成为彰显自身主体性、生命力量与尊严，确证自身价值的途径。在社会结构的动态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中，母爱呈现出一种矛盾且辩证的存在形态。它既是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规训的产物，也是女性在困境中争取生存资源、拓展生存空间、实现主体性建构的有力武器。刘玲妈为保护女儿，义无反顾踏上寻医路；小顺妈通过新生女儿，实现精神救赎。由此可见，母爱已然升华为女性对抗命运的核心力量，甚至超越了理性边界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女性自我命运的重塑。

作者将四位母亲的故事并置叙述，凸显“为母则刚”这一主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。母亲们的痛苦、挣扎和蕴含生命韧劲的微小喜悦，经由女性的认知视角得到了全面的观照与深入的书写。作者运用丰富的叙事策略，将多元的女性生命经验有机融合，构建出一套由女性主体确立的

范式——在苦难中劳动，在牺牲中重生。显然，她们的“刚”并非天生的强悍，而是在压迫与爱的交织中淬炼出的生命之力。

《孤岛的根系》与《为母则刚》均将女性身体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，从不同角度呈现女性在生育、养育过程中的身体与精神体验，进而揭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生存状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两篇文章在展现女性个体苦楚的同时，都注重刻画女性之间的联结与互助，从而构建出一个富有韧劲和生命力的女性共同体，让人想到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、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、西苏的《美杜莎的笑声》……

当代社会，女性写作在叙事土壤中生长出新的可能性。与此同时，共情导向的阅读持续编织着无形的精神联结，这种联结在既定象征秩序的内部萌动，为思想的释放与认知的突破开辟着潜藏的阐释通道。

（作者簡介：李霞，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